

圓明園遺物與文獻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山公園展覽本社與北平圖書館聯合採集所得之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并先期致書海內外收藏家考古家徵求出品又以 向達君頻年探討擬爲有系統之研究去冬曾自著一論文名曰「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在大公報文學週刊發表此次即請 向君述明聯合展覽之趣旨并以前次 向君舊著論文附印於後以備蒞會諸君有所參考

李明仲先生八百二十一週紀念日中國營造學社謹識



圓明園遺物文獻之展覽

班達

清文宗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入北京。九月初五日（陽歷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焚圓明園，初六日全園俱付一炬；萬園之園，燬於一朝，可勝慨哉！咸豐十年至今，倏忽七十有一年，圓明園遺跡之殘毀，與日俱甚。光宣之際，尚可窺見梗概，鼎革以後，卽此劫後殘餘，而亦蕩爲灰燼。同人等不自審其謏陋，掇拾叢殘，網羅散失，於圓明園之文獻遺物，少有所得。用於中國大營造學家宋李明仲先生八百二十一年忌日，以此中國近代史上一傷心之遺蹟，陳之於邦人君子之前。旣得紀念李先生，並以悼此名園。願同人等之於斯會，尙有數義焉。

夫圓明園集海內四大名園規制之菁英，益以官家之物力，殫精構造，曲盡游觀之妙，實爲中國園林表率，不當以普通帝王苑囿視之。其燬於西洋番達主義，蓋中國文化上一大損失，爲國人所當永矢弗諼者，此其一也。

十八世紀時西洋耶穌會士東來，以一技之長，供職宮廷者不乏其人。震於圓明園之瑰奇偉麗，馳書西國，津津樂道。文藝復興以後，西洋美術上之羅科科主義（Rococo）卽爲此一時期之反映。而圓明園乃成爲當時西洋園林理想之境，至欲於歐洲仿而造之，雖未能

就，而其爲西洋人士傾倒之概，則至今未衰。此就十八世紀歐洲藝術史上言，國人有應知之者二也。

圓明園中尙有一事，最爲世所豔稱者，則西洋建築是也。康乾之際，郎世寧、王致誠輩供職宮廷，以畫學建築，見知當代。於是西洋門西洋樞扇西洋圖案西洋欄杆西洋橋之屬，遂見於圓明園中，四十景之水木明瑟，卽采西洋水法而爲之者。而最爲世人所知之遠瀛觀諸奇趣等西洋樓，有法國路易王朝建築風趣者，乃在圓明園東隅隙地長春園中，俱高宗在位時所增築。中國國家大規模的采取西洋物質文明，當以斯爲最先矣。咸豐庚申一役，此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可紀念之物，亦同罹浩劫。今茲之會，於長春園各西洋樓圖像地樣一一附陳，以諗世之留心斯事者，此其三也。

抑尤有進者，圓明園火燹以後，以地爲禁苑，殘蹟歷歷，尙有可見。其蕩然無存，蓋近十餘年間事耳。使能早籌維護之方，禁止樵蘇之偷竊，有力者之移取，則此在中國文化與中西交通史上有地位之一大名園，未嘗不可以存什一於千百，以資吾人之憑弔挈尋。徒以無人措意，遂致今日掇拾蒐羅，遽有文獻不足之感，豈不重可慨乎。夫吾國今日離宮別苑之能比於圓明園者，尙有一二，鑒往知來，不能不有望於世之賢士大夫因此會而興起，爲未雨之綢繆，是則尤爲同人之所馨香禱祝者已。此今日舉行斯會之又一微意。

也。

近十數年來，國家雖起振古未有之劇變，呈極度之阨隍不安，而在學術方面，實不斷的有長足之進步。新史料之出現，無日無之，皆數十年前學術界所未能夢見者。似今日斯會所陳，亦此大海中之一滴也。若工程則例，若地樣，若模型，若圖像，皆於近數年間相繼流出，同人等幸得爲之爬羅蒐抉，以有今日之盛，當亦邦人君子之所共慰。唯是見聞難周，遺珠不免，尙祈方聞君子，博學碩彥，匡其不逮，同襄斯舉。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諸君子其亦毅然爲友聲之應乎？同人等願敬謹以俟之！

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

轉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百五一及百五二兩期

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至北京，九月初五日（西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使額爾金爵士（Lord Elgin）及英將格蘭特將軍（General Sir Hope Grant）下令焚圓明園。至初六日，全園俱付一炬。自有中西交通以來，西洋 Vandalism 之爲禍於中國，當以此役爲最先而最鉅矣。自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焚燬迄今，適七十年。余於今秋來北平，嘗過海淀，遙望荒煙蔓草間，殘蹟歷歷與斜陽相掩映，惘惘猶見當日黑煙漫天，火蛇飛舞之狀。七十年至今不爲久，而士大夫於此事，已不之省。僅存之一二殘蹟，或則任有力者豪

奪以去，以點綴其私家之園林。（編者案，如王懷慶之達園等）或則置諸瓦礫叢中，聽牧童樵豎斲毀而不知惜。余日日過團城，輒見古物保管委員會會招，顧於中國美術史有其地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一大紀念之圓明園殘蹟，未聞有倡議保存，以爲興感之資者何耶？暇時覽諸家關於圓明園之紀載，因草此稿以悼名園，兼以懇當世之士大夫云。

一 圓明園建築與西洋教士

明萬歷時利瑪竇諸人東來，以形下之學見知於當時士大夫，其最顯者是爲曆算。如熊三拔湯若望南懷仁鄧玉函之倫，皆以明曆算官於中朝。與曆算一門並爲當時西士之顯學者尚有繪畫。馬國賢，艾啓蒙，郎世寧，潘廷璋，安德義，王致誠，蔣友仁，以及不知漢名之Louis Poiret 皆西洋教士，以善畫供奉畫院，畫院所在爲如意館，如意館有二，一在啓祥宮南，一在圓明園。清帝於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文武侍從，並直園林，畫院中人，亦復隨往。是以當時教士致書本國，輒及此園，諡爲萬園之園（Jardin des Jardins）。至今相傳圓明園中有西洋建築，並謂構圖監工者即郎世寧王致誠諸人。布謝爾（S.W. Aushell）中國美術（Chinese Art）論此云：（一）

其後有基督教徒王致誠郎世寧者，參預圓明園工程，創建歐式宮殿。由是圓明園中井欄上有渤藥，欄柱上之繪畫，及屏風上雕繪之甲冑徽章等物，始有意大利天主教

之裝飾焉。

今按明季西洋人來中國，聚居澳門，房屋多爲西式。其後散布各地之西洋建築則有天主堂，及廣州商館十三洋行。乾隆南巡，揚州修飾園林，如澄碧堂，如靠山，如水竹居，即仿西法而作也。其應用西洋裝璜者尤多。圓明園四十景中之水木明瑟一景，即仿西法。清高宗述此云。

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轉風扇。冷冷瑟瑟，非絲非竹，天籟遙聞，林光逾生淨綠。酈道元云：「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達；智仁之性，共山水効深。」茲境有焉。

高宗南巡，行幸所經，寫其風景，歸而作之，增置園中，列景四十。水木明瑟當亦仿水竹居之制爲之。伯希和以爲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何國宗（M. Benoist）始在圓明園爲造西洋水法云云，宜可據也。（二）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使馬戛爾尼（Earl of Macartney）至北京，掌故叢編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有云。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日軍機處奉諭旨：令在圓明園萬壽山等處瞻仰，並觀玩水法。進城時頒賜勅書，俾敬瞻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宮寧壽宮之壯麗。所有水法等處，屆期預備。

所謂水法，當即指水木明瑟而言。馬戛爾尼日記於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曾紀其遊

覽圓明園，讚揚正大光明殿之莊嚴，各宮室之美麗，未及水法。(三)馬氏隨員巴洛(J. Barrow)著中國游記(Travels in China)，中紀在圓明園見郎世寧所繪飾壁之畫。(四)此外蔣友仁亦在此作畫，以爲點綴。(五)而馬氏携來之天文儀器，即由巴洛諸人爲之裝置於正大光明殿中。(六)又按圓明園工程做法，亦時及西洋器具。有所謂界西洋索子錦者，當即天花板上繪畫西洋圖案也。又有西洋如意欄杆，刷金押楠木色，白粉綫，有樓子西洋潑浪，無樓子西洋潑浪，西洋勾；此爲木工方面。石作中有西洋牆，打主心木樺眼；及西洋踏蹠級石，迎面做琴腿，起口線掏空。(七)揚州畫舫錄中營造工段錄一篇，其亮鐵槽活計件條內有西洋鉤子西洋潑浪，砍磚匠條內有西洋牆之屬，與圓明園工程做法同。

圓明園中西洋建築之見於中籍者約如上述。若海源堂，若遠瀛觀，若諧奇趣，若萬花陣，皆今所謂西洋樓閣。而遠瀛觀石柱雕鏤作葡萄葉形，極爲精好，說者謂爲郎世寧作，有法國路易王朝建築作風。(八)然此俱在圓明園東北隅，高宗所築之長春園中；爲圓明園之旁支而非其正體也。清高宗建長春園，以爲歸政後頤養之所，仍潛邸時賜居長春仙館之名以名其園。長春園中海源堂遠瀛觀諧奇趣萬花陣諸景，疑皆高宗時所修。郎世寧以聖祖時入直掖廷，至高宗時猶在畫院，由其設計，亦可能也。

今考謂圓明園中有若干西洋建築，其說蓋始於 L. F. Delatour (1728-1807)。氏於一八〇三年發表其中國建築論 (*Essais Sur l'architecture des chinois*)，中引當時耶穌會教士 P. Bourgeois 於一七八六年十月致彼一函，函述其將圓明園中歐式宮殿二十處繪圖雕成銅板之事。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五年，荷蘭東印度會社遣使至北京，隨行買辦有名 A. E. Van Braam Houckgeest 者，據云搜集中國各種圖樣甚夥，中有圓明園歐式宮殿圖二十頁。一九〇九年 Gisbert Combaz 著中國皇宮 (*Les palais imperiaux de la Chine*, Bruxelles, 1909)，遂謂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高宗命郎世甯修士與沈源孫祐二人共同商定(圓明園)總圖。其後乃按郎世甯所草圖樣，由何國宗修士 (P. Benoist) 監視，起造歐式宮殿云云。然據伯希和氏研究，P. Bourgeois 致 Delatour 函，並不見於各家紀錄；Van Braam Houckgeest 所得二十頁圓明園歐式宮殿圖，亦無傳本。故圓明園曾依郎世甯草樣，由何國宗監造歐式宮殿二十所之說，實無根據。所云二十頁圓明園歐式宮殿圖，當即長春園諸奇趣遠瀛觀等之銅版圖一十幅也。此圖營造學社藏有影印縮本係避暑山莊原藏。最近北平瀋陽兩故宮，均發見同樣印本爲西人所繪。其所云者即康熙時耶穌會士馬國賢 (Father Ripa) 爲帝用銅版雕熱河三十六景圖之傳訛也。(八)

二、英法聯軍之役圓明園之被掠與焚毀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起，德軍侵入比境，砲燬盧文大學圖書館，歷世積藏之珍籍，胥罹浩劫。其後諸國對於德人此舉，深致詰責，以爲罪莫大焉。庸知七十年前，英法聯軍攻我國都，以數人遇難，竟不惜於和約將成之際，將圓明園付之一炬。既掠其珍寶，復焚其名園，損失之鉅，豈遜於比國一盧文圖書館？西洋 *Vanbalsen* 之摧殘中國文明，此爲第一次，庚子之役而又重演。自圓明園之焚至今七十年，余爲此文，一以惕我國人，一以示西洋文明國家重視國際公法者固如斯也！

咸豐十年，英法以去年赴天津換約，爲僧格林沁砲擊而退，至是捲土重來，謀以武力爭遵八年之約。北塘撤防，英法聯軍遂由此上岸陷大沽，薄通州，進逼京師。時廣東英領事巴夏禮於通州議和之役，爲僧格林沁所擒，同時被俘者尙有十餘人，拘送京師。僧格林沁諸人退保海淀。英法聯軍，乃自通州徑趨圓明園。法軍先至，營於圓明園門外。清華週刊十五周紀念增刊有陳文波君圓明園殘燬考一文，曾譯當時英軍舌人 *Robert Swinhoe* 所著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一書中紀述英法劫掠圓明園之文一段，大致略備，今不重述。唯陳君譯文中不免錯誤：如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之誤爲七日，十九日之誤爲九日，二十一日之誤爲十一日。又陳君所譯，雜采此書十一十二兩章，另爲編次，所記二八九至三一二頁，亦不可據。

又圓明園之焚，中籍諸說紛異，今按實因通州之役與巴夏禮一同被拘諸人，有十二名戾斃獄中。英法軍逼京師，劫掠圓明園，並致書恭王，須先釋被拘諸人，方可議和。逮被拘者釋回；多被綁縛，又有十二名死骸，亦一併送回，因激起英人報復之心。英人自認此事，初無所諱。關於焚燬圓明園有英使額爾金及英將格蘭特二人文件，最爲重要，今分別遙譯如次，以備言圓明園掌故者徵采焉。

圓明園焚燬之建議，始於額爾金及格蘭特，額爾金曾發表聲明其所以必須將圓明園焚燬之故，其言曰（十）

關於毀圓明園以爲懲罰表示一事，余職責所在，不能不略述數言。

余可以要求鉅款，以懲戒中國政府，而不視爲被害者之賠償。然其罪惡如此，豈區區金錢所可救贖。中國政府現正混亂，欲其賠償如許鉅款，實非咄嗟可辦。爲此之計，只有將海關收入，除去足以發展彼之對外貿易者外其餘悉行扣留。然以中國關稅收入之多，年取百分之四十，並由英法兩國政府爲之監督，尙須四年，始克清償余及葛洛斯伯爵（Baron Gros）所提賠款之數也。

余未嘗不可提議將陷害我國人及破壞休戰局面之輩交出懲辦。然使所指過之籠統，則所犧牲者徒爲僚下，赦固不可，罰亦不能。若專指僧格林沁，欲處彼以極刑，則

中國政府必不之應，而余亦無從使提議之實行也。又將政府之行爲諉諸於一二人之身，中國式之興師動衆，往往如此，而非所語於我輩。故據余審量結果，只有毀圓明園一法最爲可行，否則遇難諸君之仇永不可復。至於此舉之足以使中國及皇帝生極大之震動，余尚有理由，非遠在他處者所能知也。

圓明園爲皇帝燕居之所，則其毀也庶足以稍戢其驕佚，而激發其情感。據吾國西克兵士所述吾不幸之國人乃拘於是園，受其至慘酷之苛刑。被囚諸兵士之馬與戎裝，自某法國兵官胸間撕去之勳飾，以及被囚諸人所受其他虐刑，皆在此園之中。今宮中寶物既已蕩然無餘，大軍之去彼，非在虜掠，乃所以使初肆罪惡者知所警惕耳。人民較無知識，可不必論，至於皇帝不僅於圓明園中虐待俘虜，並公然懸賞以暗殺外人，雖費重值亦所不惜，則自當直接負事變之責任，而受此嚴懲也。

其時英軍統帥格蘭特亦謂「因吾國俘虜多數被殺及待遇諸人之野蠻，額爾金爵士及余俱以爲應使韃靼皇帝受一嚴懲，籍作報復，遂決定將其輝煌之避暑行宮焚爲平地。孟多邦將軍 (General de Montauban) 反對焚燬，故決不與吾輩合作」。(十一)云云，十月十八日格蘭特致書法軍司令孟多邦將軍，聲述所以主張將圓明園焚燬之故，辭曰：(十二)

敬啓者：頃奉昨日第一二三號尊函，敬悉一是。余所以欲毀圓明園宮殿之故，今願

爲左右一陳之。第一，被囚諸人手足縛繫，三日不進飲食，其受如斯野蠻之待遇，卽在此地。第二，若對於中國政府所爲不顧國際公法之殘酷行爲，不予以久遠之印象，英國國民必爲之不滿。

若現卽與之媾和訂約撤兵而退，中國政府必以吾國人民爲可以任意捕殺無忌。在此點上必須警醒其迷夢也。

皇帝避暑行宮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損失，在一月內卽可恢復原狀。當法軍自圓明園撤退，中國官吏隨卽接管，行劫之中國人五名立爲所斬。吾軍邏卒往視時，已園門鎖閉，房屋亦未被毀也。

圓明園宮殿之爲要地，人所共知。毀之所以予中國政府以打擊，造成慘局者爲此輩而非其國民。故此舉可謂爲嚴創中國政府，卽就人道以言，亦不能厚非也。額爾金爵士同余此意，並以相聞。

英人既決燬圓明園，十月十八日清晨遂命密克爾 (Sir John Minche) 一隊及騎兵團一大隊開赴圓明園縱火，至十九日薄暮，全園俱燃。說者謂其時黑烟霧天，結成濃雲，迷漫北京天空。行近宮殿則火聲若吼，日光自濃烟中透過，照草木上俱成慘厲之色。縱火兵士爲火光所照，形同鬼魅，爲狀絕奇云云。(十三)在十七日，英軍並威脅清廷締訂和

約，否卽將北京城內宮殿一併焚燬。十八日圓明園旣燬，十九日英軍復致通牒，恭王立允其請，蓋亦畏其復肆兇殘耳。英將格蘭特於火起後紀云。(十四)

此景奇偉。似此壯麗之古宮竟蕩爲平地，余蓋不勝其惋歎之情，而覺斯舉有欠文明。然余信欲警惕中國人，使其以後不再殺害歐洲使者，破壞國際公法，此事實屬必要也。

格蘭特等毀園之理由爲殺使者，及破壞國際公法，而法將孟多邦紀此，則以爲英將因泰晤士報記者被殺，不爲復仇，將不免泰晤士報之攻擊，故出於毀園之舉。然英人却不之承，謂各國精神高尚之外交家絕不因懼一輿論機關之攻擊，而采此種嚴酷之行爲云。(十五)顧格蘭特致孟多邦函，明謂不如斯，國人將不之滿，則孟氏所紀，固非漫無依據者矣。

附註

(一)見 S.W. Bushell: Chinese Art. Vol.11P 105. 又戴嶽譯本卷上五三頁。

(二)見 Paul Pelliot: 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T'oung Pao. Vol.xx, 1921.p. 233).

(三) Helen H. 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pp.278 279.

(四)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五) J. G. Ferguson: *Chinese Painting*. pp. 180-182.

(六) N. P. Robbins *Op. cit.*, p. 280

(七) 界西洋索子錦及西洋如意欄杆俱見第十二冊，有樓子潑浪等見第十六冊，西洋牆等見第十七冊，又第十八冊，俱爲北平圖書館藏本。

(八) 見日本國華三十編第八冊田中蒼浪子著郎世甯唐岱合筆桃花鵲圖考。

(九) 馬國賢用銅版雕熱河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見其所著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llege* 中。此書 *Fortunato Prandi* 有英譯節本，書名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1855* 其第十三章曾及此事。按中國舊傳避暑山莊圖詠繪圖者爲沈喻，鋟木者爲吳中雕刻聖手朱圭（上如），現時尙有傳本。武進陶氏蘭泉曾重摹上石，收入其所印喜詠軒叢書丁編。若馬國賢之銅版避暑山莊三十六圖，則中國罕見傳本，諸家亦未紀及此事也。

(十) 額爾金此文見 *R. Swinhoe: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pp. 326-329.

(十一) 見 Henry Knollys: *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p.202.

(十二) 同上書 pp. 203-204.

(十三) R. Swinhoe: *op. cit* p.330.

(十四) 見 H. Knollys 書 pp. 204-205

(十五) 同上書 pp. 221-222.

三 述近出關於圓明園之各種資料

王闓運圓明園詞有云：純皇續業當全盛，江海無波待游幸。行所留連賞四園，畫師寫仿開雙境。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當時只擬成靈囿，小費何曾數露臺。蓋高宗享國數十年，國勢之盛爲一代冠，舉其財力，殫精構造，是以曲盡遊觀之妙。規模宏偉，遠非今日頤和三海諸園所可望其項背；用有萬園之園之號。其在中國園林建築史上固宜佔一地位，而就近代史言，又一國恥也。至於長春園西洋建築亦於是役與圓明園及圓明園中仿泰西法造之水木明瑟同罹浩劫，是又言中西文化交通者所宜致慨者焉。（十六）因將近出漢文各書以及器物與研究圓明園有關者略誌梗概，以諗留心斯園之士云。一程演生之圓明園全圖與圓明園考，咸豐十年圓明園爲英法聯軍所劫毀，乾隆時沈源唐岱合繪之圓明園全圖底本，亦爲法人所得，以歸法京國家圖書館。民國十六年春程演生

君客巴黎，爲以攝影，歸由中華書局用珂羅版印行。關於圓明園圖詠一書，往昔只有乾隆時內府版及光緒時石印本行世，得此而後知其原來面目。程君圓明園考序略云：

圓明園全圖絹本着色，合題跋共八十幅。乾隆九年甲子沈源唐岱奉勅繪，汪由敦奉勅書。絹心長二尺，闊二尺零四分，連裝池綾邊長二尺六寸，闊二尺三寸五分，檀木夾板，別爲上下二冊。現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繪本與刊本題辭無異同，唯所繪四十景雖大致不殊，而面目迥別，蓋刊本爲孫祐沈源所繪，而繪本則出自唐岱與沈氏之手也。程君既重印圓明園全圖，復輯舊籍中及圓明園事者爲一編，曰圓明園考。圓明園之燬，至程君印全圖時已六十八年，除湘綺老人爲長詩弔之，及陳文波君圓明園殘毀考一文外，竟少道及。程君於海外携回故國，爲之重印，又別爲考證，可謂爲有心之士矣。唯考中所收尙多訛漏，如徐珂清稗類鈔中記圓明園一篇，實卽嘉善黃凱鈞作，名圓明園記，收入烟畫東堂小品。又王闓運圓明園詞多存故實，非注莫明。王氏有手書自注圓明園詞，逐句詮釋，石印行世，頗有傳本，程君皆不知也。清初耶穌會士多以善畫受知中朝，此輩大率居於圓明園中之如意館，致書本國時，於園景多所敘述，如王致誠於一七四二年十一月一日致巴黎M.D. Assaut函卽其一例。此外述者尙多，俱散見於教士書札 (Lettres edifiantes) 中。咸豐時英法聯軍逼北京，卒

焚圓明園，其時英人如 Swinhoe 及法人 M. G. Pauthier 但曾遊覽宮廷，有所紀述。凡此皆足以攷見當時情勢，允宜爲之彙譯。又圓明園中西洋建築，久成學界聚訟之資，伯希和氏曾及其概（文題見附注），亦可以譯入圓明園考中，以供研尋也。陳君文已見上述茲不更贅。

二圓明園工程做法 圓明園工程做法附內庭清漪園雍和宮等則例無撰人。以余所知，此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鈔本一部，係 B. Laufer 得之於北京市上，共四十冊。北平圖書館藏鈔本一部凡二十冊，內容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同，無撰人，無凡例序跋目錄之屬，即二十冊次序亦無出考見。此外中國營造學社亦有數部，與此略有異同。書中述圓明園，約三之二，餘爲三海及雍和宮諸處。所述大都爲各殿所用木石繪工之類，木料則記其大小長短，價格；石工則記其工數；繪則記其所用材料價格多少。如北平圖書館本第十二冊界西洋索子錦每丈用水膠一兩，定粉一兩六錢；每二丈五尺畫匠一工。西洋如意欄杆刷金押楠木色白粉綫，每尺用水膠二錢，白樊二分，青粉三錢，彩黃六錢，銀硃二錢，土子面一錢，定粉一錢，每二十尺畫匠一工。余疑此書係後來修理圓明園時一種清冊，出於當時辦工程差事人員之手，並非一種有系統之著作也。

三圓明園工程模型 北平圖書館近從北平東觀音寺雷宅購入工程模型三十七箱，係圓明